

番薯啊,番薯

虽说“番薯不怕羞,一直到秋”,但最好的时节是小满、芒种。这时节的雨,似乎明白番薯栽的心事,淅淅沥沥,下过一阵,就歇息了。日头也知趣地躲开,半天不露脸——即使露脸,也只是开些温和的日头花——几多朦胧,几多羞赧,像一群礼仪小姐,奉命点缀,很快又匿影藏形。这是榨番薯的好时光。人们赶紧全地、整垄,赶紧备好番薯栽,把它植入地里。

备番薯栽是细活。把细长的往往带着露水或雨水的番薯藤接回来,堆于走廊或厅堂。搬来矮凳,坐在它面前,或是股川下压着草镰柄,或是右脚尖踩着镰刀柄,刀口向上,尾巴翘起。抽过一条番薯藤,双手大拇指和食指拈着它。从尾部开始,向下轻轻一压,再向右轻轻一推,割下一茎。茎部较嫩,稍长些,四五节。其余三四节即可。有的也用铰刀铰。番薯栽用稻草绳编成捆。每捆100条,通常叫“一把”。一把番薯栽能榨多少地,人们心中有数。在描述某处番薯地多大时,乡亲们往往就说“几把地”。

“大自然中,最微小者最卓越。”借用1900多年前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的这句话来评说番薯,也是恰如其分的。番薯不畏贫,不讳贱,随遇而安——只要有些泥土,有少许雨水,有阳光,无论沟壑,还是路旁,它都不会嫌弃,都会愉快地生长,更不用说良田好地了。

不过,榨番薯栽是大有讲究的。左手托一把番薯栽,跨过垄沟,以宗教般的虔诚,弯下腰来。右手抽出一茎番薯栽,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呈握笔状,拈于番薯栽下端,无名指和小拇指并拢,弯成锄头形,掘下,番薯栽便被带到了适当的地方——抽手的时候,尽量让番薯栽挺立着——倘若歪歪斜斜的,不仅降低成活率,而且多生小番薯。然后在其周围扫些泥土,稍稍捏一下,顺势轻轻压实,保持水分,也耐曝。深浅也要适度——关键看节气,夏至之前,整茎可没入土中;夏至之后,则要伸出土外一节,以利生根发芽。伴随着手指头与泥土摩擦的疼痛,一茎茎半扯作的番薯栽,榨入松软的番薯垄,成为数不胜数的感叹号。

从上述一连贯动作看,其关键在于一个微妙的动词——榨。乡亲们只说榨番薯,而不说截番薯,不说种番薯,也不说插番薯。这是他们的独到见解,颇具哲理。一个新的生命,往往在一定的压力下诞生。

几天下来,右手手指有的被泥土啃掉指甲,有的被泥土啃掉皮。说实话,如果仅有这些皮肉之苦,尚可忍受——最为痛苦的是不能自由地劳作,自由地榨番薯。父亲说,1959年初夏一天拂晓,他利用生产队的犁与牛犁番薯园,由于过度紧张,犁铧插入石缝,犁镜断裂。被人告密后,父亲遭到食堂堂长呵斥,全家被断伙食3天!翌日一大早,父亲先撩好番薯垄沟,中午再去榨番薯栽。堂长权大,耳朵也长,跑去夺番薯栽,两人各抢一半在手,彼此哭笑不得。堂长极不自愿,气呼呼地跑到我家,捞走煮饭的铁鼎,捞走积肥的尿桶,意欲釜底抽薪,斩断我们全家的活路,以体现他对集体的忠诚。

如果持续放晴,番薯栽是受不了的。头几个傍晚,最好给它们沃水安根。那是件难事。番薯地大,番薯栽也多。地里没水,去远处的山涧、水渠或泉眼担水,路也难走,有的地方根本没路。好不容易担来一担水,极省俭地沃,也沃不了多少。其实那不是沃,是斟,斟酒似的,对准它们饥渴的小嘴,淅沥几滴。它们感恩似的,“叽里呱啦”地鸣谢,又像醉汉打嗝,口气里充满泥土味和幸福感。萎靡不振的叶片,再经夜露的勉励,又焕发精神,舒展开来。

五六天后,它们举着一些新旧夹杂的叶子,酷似漫卷的旗旌。再过30多天,中耕开始。中耕之说,似乎过于委婉。还是乡亲们说得直白:锄番薯。当然,新地的番薯,即使不锄,不施肥,也会有令人欣喜的长势。而旧地则不然。不锄,别指望有好收成。锄番薯颇有道道。泥土太干燥的,不宜锄,否则会影响番薯生长;太湿的,也不宜锄,否则会造成泥土板实。杂草多的,要先拔除。杂草少的,可直接锄底土,然后斜着锄头,锄松垄沟两侧的泥土,深度以不伤害番薯栽主根为限。对于番薯头周围的泥土,只能用锄头轻轻敲松。锄好之后,施些肥,一小撮化肥,一小把土粪,一小撮圈肥,一小瓢粪便,乃至一小束杂草,番薯都会笑纳。最后撩垄沟,不是每沟都撩,而是隔一沟撩,盖住肥料,闷死杂草。

再过十多天,施肥也好,不施肥也好,都要把另一沟撩起。心满意足的番薯兴奋着,快速发芽,郁郁葱葱。番薯藤爱长纤维根,也爱长牛蒡根。这些根须很贪婪,旁边斜出,吮吸营养,偷生小番薯。主人并不感激,因为它浪费了土地肥力,分散了主根精力,长不了大番薯,违背了主人的初衷。

番薯藤漫爬之际,必须抽出时间,到番薯地里,与榨番薯一样,弯下腰来,拔去所有争夺养分的杂草,托起茂盛的番薯藤,挑一挑散漫的行为,收一收旁骛的心思,扯断番薯藤上的气根,抠去藤头处的副根,预防“计划外生育”。如此这般,每月侍弄一次,共需两三次。细心的人几乎都会把每一垄的番薯藤牵成长辫状,从藤边拔下来,或长或短,墨

绿墨绿的,在风中飘逸。这叫牵番薯。

牵番薯是一种苦活。别说整天弯腰劳作,单是地里冒出来的热气,就让人受不了。何况还有许多蠍虫。最可怕的是

一种土名叫大头垢的蠍虫,吸血手段异

常高明,叮人,不痛,也不痒,直到它吃饱喝足,远走高飞了,才会渐渐感到肿痛——长时间的肿痛。还有垄沟里生有子孓的秽水,也会“咬咬”手脚,先是奇痒,继而溃烂——非用腌制的杨梅或青梅涂抹不可;不过,会被齁得龇牙咧嘴。

七月半以后,有的人开始割番薯藤尾喂猪。那是上等饲料,深受猪的喜爱。有时也择些嫩叶,炒了配饭,味道不错;但吃多了,会腹泻。

中秋过后,三餐难保的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剥番薯——来到地里,像老鼠一样顺着垄沟,找些较粗的番薯头,从裂缝处插入手指,探索着,触及番薯,食指钩了钩,约略锄柄那么粗,一下刮了刮,摸了摸,不短,甚是欣喜,但又觉得可惜——犹豫之中,番薯蒂却“呱啦”一声断了,探出番薯头来,流着如乳似的番薯汁。

进入白露,番薯花盛开,或淡紫,或乳白,或粉红,平添了番薯地的妩媚。那是一种成熟的美。好色的昆虫,嗜蜜的昆虫,不经意间的授粉,也会留下情种——褐色的蒴果。

番薯的成熟是艰难的。除了主人,它的好友仅剩阳光、月亮和雨露。而它的敌人却越来越多。

番薯地常有一种酷似茶籽虫的小虫,俗称茶籽虫。它不过两粒米那么长,软体,苍白,看似孱弱,却是番薯的头号天敌。混账的它钻入番薯,一直躲

“欲图二分利,须起五更床。”面匠总是早起的,首先看天,好天,必做面。

起用新面粉,一般要先测它的筋道——拈些面粉,放于嘴唇,舔一下,捻成小面团;黏于食指,大拇指配合食指捏弄,或将小面团置于掌心,用手指头黏吊,面筋如果细如藕丝,就是好面粉,可用来做面。做面使盐——有言(盐)

“线面

小时候,我常去邻居那里看做面,常在面埕上玩耍,了解做面的流程,知道做面的艰辛。

“小时候,我常去邻居那里看做面,常在面埕上玩耍,了解做面的流程,知道做面的艰辛。

“线面

小时候,我常去邻居那里看做面,常在面埕上玩耍,了解做面的流程,知道做面的艰辛。

“线面